

宋文鑑

第二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范純臣墓誌銘

富弼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
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
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
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
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
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

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先 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
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
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鄩存紀
侯之國會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
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
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
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閒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
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
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 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
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
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
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
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
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 皇上撫几

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
追封吳王命中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
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
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
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白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
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
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
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
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
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
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
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
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
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

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歎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
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
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賦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
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旣作我知所歸終日
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
棘虎遊于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覲亦見
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
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基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
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徘徊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
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
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

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卽曰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著

等寧是乎退卽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爲
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己直其言居
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己私爲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
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旨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
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
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士斯介如石之克鮮兮眾猶草
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
而弗移噫噉過此兮母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
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殯生尙惟喪事
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
納之以光永幽窆子旣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

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
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土禮踰月之
制此獨可尙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
父常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旣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
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
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
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
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
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而節損以
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
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
益爲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
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
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

業則爲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
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
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
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
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
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
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
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旣合
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
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
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閒遠

不足守者卽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閒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厯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

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其請
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
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
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
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
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凶詐嘗與高使君
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
失諸遂與士眾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
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
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眾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
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卽使
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
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
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

相告眾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其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

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厯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尙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涇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厯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
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
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尙書宋公
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
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
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尙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
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
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
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詰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
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尙幼一

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
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中
凡半歲閒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
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
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
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
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
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
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
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
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

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寶
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閒君侍行日與
將卒錯處鉤微摘隱悉得其良驚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
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倂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
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眾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
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
亦逡巡於仕進閒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
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
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
已棄而尙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純仁之官
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縱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
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
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暫爲岐下司